

杜少陵詩分類集註

五律

外 皇 軍
族 族 族
類 類 類

宗 宮
族 族
類 類

十七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9
18



文庫 17
W109
18



010185191651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善吉氏
寄贈

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卷之十七



錫山二泉邵 寶國賢父集註

同邑最木過 棟汝器父叅箋

三吳雲望周子文岐陽父校梓

五言律

軍旅類

陪栢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中丞名貞節時為夔州都督公嘗為作謝
上表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章



杜少陵集註

卷之十七

喬石刊

醉客霑鸚鵡佳人指鳳凰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粧
賦也三軍士西都賦觀三軍之殺獲又曰俛仰極
樂者也齊綺饌梁何遜輕薄篇象牀沓繡被玉盤
傳綺食綺食精饌也金章金印也鸚鵡孟名鳳凰
簫聲也翠節符節所以傳信者以旄牛尾為之紅
粧古詩嬌娥紅粉粧唐用官妓故有紅粧○公陪
將士宴樂而言三軍之士所以宴樂者誰知百戰
場中之取勝耶至仁無私而饌皆精美衆官會集
而金章交重醉客皆飲鸚鵡之盃歌妓皆指鳳凰
之簫且言不知何時天詔下臨論功領賞而今且

引紅粧以先宴飲云爾

繡段裝簷額金花貼鼓腰一夫先舞劔百戲後歌鑣
江樹城孤遠雲臺使窳窳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嫫媼

鑣音焦

賦也裝簷額以錦繡為綵掛簷頭下也金花以金
花為鼓飾也舞劔軍中以劔舞為樂鑣刁斗以銅
為之長三尺有柄晝以為炊具夜擊以為警者歌
鑣擊鑣以歌夔峽樵歌之音也雲臺借雲臺二十
八將之意○詩又言軍中宴飲簷以繡為綵鼓以
金為飾一夫舞劔於先百人歌鑣於後當是時也

江城孤遠天使未來論功行賞天朝必頻選將而有嫖姚之命拜于此軍中也

觀兵

乾元元年八月命朔方節度郭子儀會九節度師討安慶緒於鄴城至是二年三月鄴城師潰此詩當作於未潰之前也

北庭送壯士貔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邊隅今若何妖氛擁白馬元帥待彫戈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賦也北庭謂回紇也時送兵五千助討賊貔虎書如虎如貔妖氛指吐蕃時乘隙為亂也白馬侯景

乘白馬以叛者元帥指廣平王俶也彫戈朱濂鎗也古鼎銘王命虎臣賜汝和鸞黼黻彫戈鄴城時為安慶緒所據斬鯨指吐蕃也吐蕃自至德元載陷威戎神威等軍石堡石谷等城二載又陷西平乾元元年又陷河源其侵陵之氣方張故公所以欲其先斬遼海之鯨也○此詩言回紇送兵助順數既不少蓋其舊時精銳固已無敵則今日邊隅其將若之何哉喜懼交至之辭也且吐蕃擁白馬而為亂元帥待彫戈而進兵故公願其莫守鄴城且先斬鯨於遼海然後還師以安民可也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時安西節度李嗣業也安西又更名鎮西
關中即長安長安西以隴關為限東以函
谷關為界故謂之關中

四鎮富精銳摧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靖風塵
老馬夜知道蒼鷹饑著人臨危經久戰用意始知神
賦而比也四鎮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于闐
焉耆疏勒四國故謂之四鎮富多也摧鋒摧破敵
人之兵刃獻士卒李嗣業獻于朝廷自任用也靖
風塵兵戈息也饑著人晉記云慕容垂猶鷹也饑

則附人飽則高飛末句以此士卒之閑習趨附也
○此公美安西兵而作也言安西之兵精銳且多
皆足以摧鋒靖亂乃以老馬饑鷹比之且曰臨危
而能久戰始知其用意如神矣

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
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竟日留歡樂城池未覺喧
賦也奇兵兵以正合以奇勝留侯用奇兵不必衆
多雖多不精銳而無益中原即今山東河南等處
河北黃河之北時為安慶緒所據心肝竭其忠心
忠肝言至誠也雲隨殺氣言兵威振也鳥避轅門

言號令嚴也。轅門以車為軍門也。留歡樂正見談笑取河北不以為意也。未覺喧師行有紀不聞喧聲也。○時安西節度使李嗣業將兵會朔方節度郭子儀討安慶緒。故言奇兵固不在多。今安西以萬馬而救中原。至誠以奉至尊。則談笑可以蔑視河北。兵威之盛。號令之嚴。是以竟日留其歡樂。克復城池。不聞人聲。將帥得人。寧不可羨哉。

夕烽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萊殿。千門立馬看。

賦也。夕烽有警急之報。夜則舉火。故曰夕烽報平安。有平安消息。亦以火報也。塞上雲邊言不近也。光小點殘言夕烽也。過隴艱難。過隴則吐蕃地。故煙堆隔遠。舉火為難也。蓬萊殿在東內紫宸殿北。立馬看言宮掖不能安居。視烽警急即走也。○公見夕烽悲時之亂而言夕烽來遠。每日乃報平安。故光小點殘以見暫時寧息。然此烽本為警急而設。過隴則舉火艱難矣。近聞朝廷立馬以看危悚。如此寧不可悲哉。

宮室類

洞房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
繫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
賦也洞房指宮闈言玉殿三輔黃圖有大玉堂小
玉堂今謂玉殿其本於此起秋風楊妃過溫湯行
云玉殿空掩扉秋風動琪樹昔日繁華事盡逐流
水去龍池興慶宮明皇潛龍之地有龍池在焉興
慶宮今在西安府黃山北黃山宮名在槐里縣今
為西安府興平縣園陵諸帝陵寢也○公在峽州
望長安而懷帝闕言洞房玉殿環珮冷而秋風高

秦地之月雖新而龍池之宮則舊不無物是人非
之感然今夜繫舟于峽固與長安相遠然而漏聲
則與往時相同遠望興思自不可置其尤可痛者
園陵在黃山之北蕭然於白露之中不能不愈興
懷也

宿昔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驕迎雜樹龍喜出平池
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
此而賦也青門長安東門也蓬萊殿名仗數移高
宗置朝衛之仗三衛番上分為五仗花驕謂色驕

也天寶中最重木芍藥群花不可比其貴盛雜樹
謂桃李之屬出天池天寶中興慶宮小龍常游於
宮垣南溝水中留王母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與上
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少兒衛青傳衛媪
少女為少兒王母以言貴妃少兒以言楊貴妃諸
姨之屬行樂秘前漢周仁為人陰重不泄得幸入
卧內于後宮秘戲仁常在傍終無一言○公感天
寶中事而言憶昔宿於青門之內見蓬萊仙仗之
數移其時花驕雜樹龍出平池貴妃羣小相與為
樂豈外人之所得聞而今果安在哉此所以感時

而興思也

能盡

能盡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以物皆春
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牴戲亦未雜風塵
賦而此也毛延壽漢人善寫人形必得其真即盡
王昭君者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每
為漢武帝投壺輒賜金帛天一笑指天顏一喜也
牴戲謂魚龍角牴之戲令兩兩相當角力量其技
爾雜風塵謂邊境之風塵也此詩第三聯頗與前
語不相貫穿然按其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

主顧盼賞接就使化如水恩若神為治大要既無
所損則時或用此輩亦無害也○公因明皇為技
藝術移有感而言明皇初年有毛郭之技者每喜
動天顏復以其時太平民物如在春風之中蓋當
開元之際政化不偏其平如水皇威莫測其斷若
神故雖時用此輩以為牴戲亦未雜乎邊境之風
塵不至荒淫而害於教化也及天寶以後荒淫無
度政隳民怨則大有不然者矣

閩雞

唐明皇以乙酉生而喜閩雞兆亂之象

閩雞初賜錦舞馬既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
仙遊終一閩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
賦也閩雞明皇好閩雞有賈昌者年十三而善養
雞蒙寵常賜錦馬舞馬明皇嘗教舞馬四百蹄其
曲謂之傾盃樂奮首鼓尾無不應節又施三層木
牀乘馬於上扑轉如飛命壯士舉馬於榻上宮人
出華清宮居山下殿外垂簾宮人無數穴簾隙以
窺一時伶官戲劇品類雜沓皆列於下仙遊明皇
升遐也驪山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二里因驪戎
所居故名山之麓溫泉在焉明皇建華清宮於其

下草木黃秋風辭草木黃落兮鴈南飛○公因明
皇有闔雞舞馬女樂之盛而今則不然重有所感
也言昔時闔雞賜錦舞馬登牀宮人窺樂於簾間
御柳長垂於樓外可謂盛矣然今則明皇上昇而
此樂終歸於靜宜其女樂久無香也遂使驪山不
復行幸而草木黃落於清秋向時繁華一旦寂寞
寧不可傷哉

春宿左省

宣政殿西有門下省公為左拾遺屬門下
省而門下省在東故曰左省亦曰左掖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
不寢聽金鑰臨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賦也隱藏也花以言春暮以言宿也萬戶漢武帝
作建章宮有千門萬戶九霄天也聽金鑰恐天子
門開也珂石之次玉者即瑪瑙也或云貝屬皆以
為馬飾馬行則響謂之鳴珂一云導者所鳴之珂
封事言事欲其密故封之以奏也夜如何詩夜如
何其夜未央曰數問者心常恐曉也○此公暮宿
左掖思欲早朝而言花隱鳥棲之時宿于左掖但
見星臨萬戶而華彩搖動月傍九天而清光更多

杜詩集註 十七卷
又思早朝之事故不寢而聽金鑰之開因風而想
朝臣之集是以公思欲上封事而數問夜之如何
其忠勤眷眷可想矣

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
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
賦也傳呼淺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備謂
夜則宮禁深嚴晝則居外故淺也春旗羽衛也花
柳唐時丹墀中多植花柳去殿低謂雲近於殿也
焚諫草而避人真不欲人知也如高士廉羊祜馬
周皆焚其草者欲雞栖天將晚也○公因晚出左
掖叙其事而言傳呼簇仗初立於朝及退朝歸院
正雪融城濕雲去殿低之時避人焚草日夕始歸
馬耳

禹廟

成都府廣柔廢縣有石紐鄉禹所生地也
郡人以禹六月六日生辰歲以此日致祭
今為四川成都府茂州汶川縣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袖古屋畫龍蛇
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賦也畫龍蛇以禹能治水故廟畫以水族也走白沙川中有走沙皆水神為之乘四載所乘載者有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輜山乘標三巴巴東之峽夏后疏鑿又渝州巴縣并巴東西是謂三巴巴東今夔州府巴西今保寧府○公登禹廟而言古廟在空山中於秋風落日之時但見荒庭則垂橘柚古屋則畫龍蛇且壁生雲氣沙走江聲撫時傷往因思禹勞疏濬三巴厥功罔既凡今粒我烝民豈非聖王之功哉立廟以祀夫誰曰不宜

湘夫人祠

湘夫人舜二妃娥皇女英

蕭蕭湘妃廟空墻碧水春蟲書玉佩蘚燕舞翠幃塵晚泊登汀樹微馨借渚蘋蒼梧恨不淺染淚在叢筠賦也蕭蕭整飭貌汀水際也蒼梧今廣西梧州府舜崩于蒼梧○公過長沙湘陰縣夫人祠而言蕭蕭之廟遠臨江渚見其空墻映水夫人玉佩蘚有蟲書帳幃塵有燕拂已因夜泊登岸少佇時有蘋香微聞因思二妃有覓舜不見之恨淚灑叢竹成斑至今若有遺恨焉爾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
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賦也百丈牽船索以竹為之雲沙廟近江邊故見
雲與沙也○此與前篇蓋一時所作言百丈牽船
江行日暮泊于湘妃祠下杖屨遠望但見鬼迷春
竹祠倚暮花當此清雅極致之地豈不令人一嘆
嗟耶

一室

一室他鄉遠空林暮景懸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
巴蜀來多病荆蠻去幾年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
賦而此也一室即錦江草堂聞笛見船室中之景
也巴蜀成都府也荆蠻楚地荆州等處峴山在今
襄陽府王粲宅在峴山之前宅前有井及粲去人
呼為仲宣井○公欲去蜀而往荆蠻也言已草堂
寄居他鄉已久而空林日暮徒懸清光因叙室中
聞見之景向來居於巴蜀多遭肺病今欲往彼荆
蠻不知復有幾年然後天下清平卒以王仲宣自
比去蜀之後留井錦江城外得如峴山之井否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地僻嬾衣裳

檉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鷓鴣西日照曬翅滿漁梁
 賦也田舍公別墅也邑居為市野廬為井嬾衣裳
 穆正林居地僻見客衣裳亦嬾著曰吾雖放曠如
 此不識客意如何檉柳即今為箕之柳條是也鷓
 鴣水鳥蓋捕魚者漁梁石絕水為梁以竹為筍承
 梁之孔以取魚者○此公自詠其所居之樂而言
 田舍幽僻景物瀟灑當清江古道之傍草深迷路
 地僻踈慵且有檉柳枇杷旋繞草堂觀鳥取魚曬
 翅漁梁聊以自樂而已他何所望哉
 為農

錦里烟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
 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賦也錦里公草堂所在也浮葉落花初夏務農之
 時也勾漏縣在今安南交州府石室縣晉葛洪字
 稚川從祖玄在吳時學道得仙術號曰葛仙翁其
 煉丹秘術悉得真法洪以年老欲煉丹砂以期遐
 壽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
 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砂帝從之○此公卜居于
 蜀為歸老之計而言已居于錦里烟塵之外所隣
 見其為靜僻之地方當荷生麥實

之時正宜卜宅明農為養生計然猶念兩京隔遠
恨無克復之權欲學仙以去又不得問丹砂于葛
洪徒慚歲月云爾

西郊

時出碧雞坊西郊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
傍架齊書帙看題減藥囊無人覺來往踈懶意何長
賦也碧雞坊在成都府內市橋在府治之西江路
錦江路也帙書衣又書卷編次也看題看藥書而
減去無用之藥也無人言其僻也意何長欲久居
也○此公自府治出西郊而言已由碧雞坊而出

向西郊而歸草堂叙其經行所見之梅柳因及堂
中齊書減藥之樂又喜其無人來往而遂踈懶之
情故欲久居于此也

村夜

蕭蕭風色暮江頭人不行村春雨外急鄰火夜深明
胡羯何多難漁樵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
賦也江頭錦江頭也胡羯指安史而言漁樵公自
謂也中原指長安而言○此公憂時懷弟而言江
頭之暮色蕭蕭人皆歸宿不行矣惟聞村春急于
雨外隣火明于夜深乃嘆羯胡之搆禍如此故已

寄此生于漁樵之中且懷兄弟之在中原者萬里
含情而自悲爾

草堂即事

荒村建子月獨樹老夫家雪裏江船渡風前徑竹斜
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
賦也荒村浣花溪也建子月肅宗上元元年九月
壬寅大赦去尊號又去上元號稱元年以十一月
為歲首十一月斗建子之月也獨樹草堂有一大
樹也禁愁得應難得故不禁其愁也無錢而借貸
曰賒○公居草堂聞上都以子月受朝賀惜不得
與故以草堂即事為賦言荒村當子月之時獨樹
為老夫所居叙其草堂之景因嘆亂離逃亡不得
立身于其朝徒愁酒之難得無錢可買何以為忘
憂之具耶

水檻遣心二首

水檻草堂水亭之檻

去部軒楹敞無村眺望賒澄江平少岼幽樹晚多花
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賦也草堂在成都西村故曰去部賒遠也澄江即
錦江也少岸言江之廣也十萬戶唐志成都戶十

六萬九百五十此云城中十萬戶雖未必及此數亦誇其盛耳兩三家言其村之僻靜也○此公在草堂自遣也言草堂去郾而水亭軒楹極其寬敞且一望皆江無村落阻隔目之所望何其遼遠又即其水亭之景江花魚鳥可以娛閒且言城中門戶雖多而此地止兩三家靜可養心故賦詩以自遣爾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枕席清不堪祇老病何得尚浮名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賦也常夜雨四川雅州常多陰雨號曰漏天葉潤

雨初霽也衣乾朝晴也尚尊尚也○此言蜀多陰雨而水檻朝晴但見林塘葉茂衣枕俱乾特我不堪老病豈復尚浮名哉惟把酒以送此生足矣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檢校即收拾之意

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頗為草堂迴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裁賦也應吾道與吾道相處安貧自守也江路錦江之路宜長數示之以勤事也莫浪開示之以簡靜也更須裁欲其茂也○此公避亂在梓閣時作也

上四句言歸草堂之事下四句言檢校之事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不忘舜謳歌
天險終難立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波
賦也西征大曆元年僕固懷恩誘吐蕃等寇奉天
京師大震帝召鄧子儀屯涇陽故曰西征時張獻
誠柏茂林楊子琳共起兵討崔旰蜀中大亂舜謳
歌言人不忘唐也天險劍門也終難立民心未忘
唐室崔旰難據此以自立也柴門即錦江草堂也
重過再到也巫峽本與錦江相通者逗物相投合

也○時成都遭崔旰之亂公避居雲安故懷成都
草堂而言吐蕃及崔旰雖叛亂而人心未搖故劍
門之險雖據終難自立然我草堂在成都則豈能
再到顧茲巫峽之水目逗錦江之波不能不興思
爾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背面水老樹飽經霜
雪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
賦也萬里橋百花潭俱在草堂之近雪嶺錦城亦
皆成都形勝地○公又言草堂在于橋西潭北軒
臨錦水樹老經霜嶺高而界天白城錦而曛日黃

盛陳草堂居止之美如此安得不顧形勝而懷思哉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三峡内井邑聚雲根小市常争米孤城早閉門
空看過客淚莫覓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
賦也三峡巫峡西陵峡歸鄉峡也雲根石也凡五
岳之雲觸石而出則石者雲之根也小市忠州有
五縣而戶止六千七百則井邑聚石蕭條可知宜
有争米之風早閉門楚人侵鄭鄭閉門常早見忠
州之小也過客公自謂也覓尋也主人公姪時為

忠州使君未詳其名獨園給孤獨園公引此以指
龍興寺中園也○永泰元年公至忠州寓居僧寺
故言忠州在三峡之内小邑而為石聚之地人常
争米城早閉門風景蕭條如此是以過之而泣下
幸而使君情切豈不覓其恩乎况山中多虎漂泊
孤身常愁此患故賴借居獨園以求免爾

移居夔州郡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
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石且就土微平
賦也雲安今為雲陽縣屬夔州在府城西一百七

十里白帝城即夔州府城饒斷石饒多也沿峽皆
禹開鑿而成故多斷石而少平土惟夔州稍平爾
○大曆元年春晚公自雲安移居夔州言抱病雲
安遷居夔部春催柳別船放江清農事不能自治
但聞人說春光已到山間唯聞鳥鳴當是時也見
沿峽皆多斷石故依頗平之土而居焉

入宅三首

奔峭背赤甲斷崖當白鹽客居媿遷次春色漸多添
花亞欲移竹鳥窺新捲簾衰年不敢恨勝槩欲相兼
賦也奔峭山峯高峻如奔湧然也赤甲白鹽二山

俱在夔州遷次次舍也謂移居也花亞亞就也相
依也勝槩通指上文○公初遷居赤甲言奔峭斷
崖以見新居之向背自愧老而不歸故鄉尚又移
居於此徒多添春酒以自遣懷故於入宅之初位
置居定移竹卷簾尚爾草草未敢求安衰年當此
直以勝槩相兼姑自遣爾

亂後居難定春歸客未還水生魚復浦雲暖麝香山
半頂梳頭白過眉拄杖斑相看多使者一一問函關
賦也魚復浦麝香山俱在夔州府函關即函谷關
在河南府靈寶縣與陝西相隣問函關者時吐蕃

作亂關中之信不通也。○詩又言亂後居止未定春雖歸而已不得歸故鄉身滯於夔見水生雲暖自傷頭已半白拄杖而行幸得移居於此常見使者經過而一一動問長安消息焉

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吾人淹老病旅食豈才名
峽口風常急江流氣不平只應與兒子飄轉任浮生
賦也歸州今隸湖廣荊州府宋玉屈原弟子為楚大夫閔其師放逐乃作九辨以悲之公以玉之才名相似故引以為言氣不平波濤洶湧也。○詩又言宋玉宅邊之雲常通白帝城上異世而相感不

能無悲故傷已以老病淹留旅食於夔者不得已也豈為才名之故哉今馬卜居峽口風波常惡如此是以欲歸未得只宜同子飄泊浮生焉爾

卜居

歸羨遼東鶴吟同楚執珪未成遊碧海著處覓丹梯
雲嶂寬江北春耕破壤西桃紅客若至定似昔人迷
賦也遼東鶴遼東華表柱有鶴其上曰有鳥有鳥
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
學仙塚累累楚執珪侯伯之爵始執珪玉長九寸
越人莊鳥起家寒微為楚執珪有病猶為越吟言

本詩集言 十七卷
不忘故鄉也碧海在日出扶桑國邊丹梯石磴也
蓋山翠微處學仙之路也江北即瀼西路也桃紅
用武陵桃源故事昔人迷謂劉晨阮肇○大曆二
年自赤甲遷居瀼西而言丁令威仙去猶來華表
莊舄貴顯猶為越吟見皆不忘故鄉也今馬惟到
處尋丹梯以居故於江北寬平之地得瀼西以居
之若桃開而客至則亦不減於桃源矣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百舌欲無語繁花能幾時
谷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茲
賦也三峽西陵峽巴峽巫峽在瀼西地百舌鳥名
芊種後十日反舌無聲今謂之欲無語則暮春時
也○公新居瀼西間詠而自歎久居三峽之間再
涉暮春之景今則百舌無聲繁花將落矣又言谷
虛波亂瀼西景物雖佳然兵戈未定哀傷豈不在
茲乎

此郊千樹橘不見比封君養拙干戈際今生麋鹿群
畏人江北草旅食瀼西雲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
賦也千樹橘前漢貨殖傳蜀漢江陵千樹橘此其
人皆與千戶等麋鹿羣陳遂曰幸得全生於麋鹿

羣中盡老矣謂隱居以避亂也江北草言草動則
驚恐盜伏其中也旅食猶云寄食也巴渝曲前漢
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注高帝初為漢王得
巴渝人並趨捷善聞與之定三秦滅楚故存其武
樂巴渝之樂由此始也巴州今夔州府渝州今重
慶府並屬四川三年公以永泰元年五月下忠渝
至夔大曆三年正月出峽涉三年矣○詩又言此
地雖有千樹之橘然終不可以比封君是時養拙
全生避兵而隱今則畏人棲草旅食瀼西飽聽巴
西之曲亦已三年不知何時出峽得歸故鄉耶

絲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身世雙蓬髮乾坤一草亭
哀歌時自短醉舞為誰醒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屏
興而賦也錦樹即楓樹秋葉紅黃故若錦然曉來
青暮春生葉也雙蓬髮衰年也一草亭言天地之
間唯有此一草堂也翠屏山也○詩又言絲雲錦
樹變態不常因嘆身世唯雙蓬髮乾坤只一草亭
哀歌醉舞隨其所遇如此今馬細雨荷鋤而立猿
吟翠屏之間若我旅食之人得無興悲也哉

壯年學書劍他日委泥沙事主非無祿浮生即有涯
高齋依藥餌絕域改春華喪亂丹心破王臣未一家

賦也書劔項籍少年學書不成去學劔後為西楚霸王委泥沙言不見用也絕域夔州也丹心破辛毗曰值此喪亂兵戈未定丹心復將破矣○詩又言已之少學書劔老年流落然事主雖嘗得祿但浮生信是有涯復言病依藥物而久客夔州屢改歲華况喪亂未定肯破丹心者未有一家重可嘆哉

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不息豺虎闖空慚鷓鴣行時危人事急風逆羽毛傷落日悲江漢中宵淚滿襟賦而此也尚書郎公嘗為尚書工部員外郎豺虎

闖言盜賊縱橫也鷓鴣行公曾任拾遺隨朝班也羽毛傷言鳥遇風逆故用力而羽毛傷以比已遇喪亂而筋力衰也○詩又言欲陳濟時之策而媿已已入暮年况盜賊縱橫空慚昔嘗仕宦恨時危事急喪亂力衰對江漢而興悲至中宵而淚落也

自瀼西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烟霜淒野日秔稻熟天風人事傷蓬轉吾將守桂叢賦也危嶠山峻而高曰嶠秔稻只粳米也桂叢桂花林也淮南子招隱士賦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大曆二年秋公自瀼西移居東屯而有所感言東屯當白鹽之北赤甲之東其地平易則一川穩而天風熟秔稻矣其山高峻則烟霞淩而四面同矣今我自傷飄轉如蓬將於此守隱而已

東屯復瀼西一種住青溪來往兼茅屋淹留為稻畦市喧宜近利林僻此無蹊若訪衰翁語須令賸客迷賦也市喧瀼西居近城市易巽卦近市利三倍晏子對景公語也賸多也陸機詩遊賞媿賸客○詩又言東屯與瀼西皆傍清溪而往來淹留於其間為有稻田茅屋故也夫市喧則宜近利然非吾之

所欲東屯雖地僻無蹊絕勝西居之近市其地清幽儻焉客訪衰翁至有迷其徑路者矣

道北馮都使高齋見一川子能渠細石吾亦沼清泉枕帶還相似柴荆即有焉斫畬應費日解纜不知年賦也馮都使未詳斫畬燒榛肥田也一歲曰新田二歲曰蓄三歲曰畬○詩又言東屯路此乃馮都使之宅而我高齋下臨一水子之渠壘以細石吾之沼亦貯清泉故枕帶相同而柴門亦有此勝是以斫畬開荒應須廢力圖為久安之計未知何日開舟以歸故鄉也

牢落西江外，參差北戶間。久遊巴子國，卧病楚人山。
 幽獨移佳境，清深隔遠關。寒空見鷓鴣，回首想朝班。
 賦也。牢落猶寡落也。巴子國夔州也。楚人山夔後
 屬楚。想朝班，羣臣侍立謂之鷓鴣班。○詩又言東
 屯居西江之外，而北戶參差以開，自念久居夔地，
 卧病此山，幽居清絕如此，仰見鷓鴣之飛而追想
 朝班，因嘆令之不然也。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

大曆二年秋，公自東屯又歸瀼西，此復至
 東屯，蓋冬初也。

峽裏歸田客，江邊借馬騎。非尋戴安道，似向習家池。
 山險風煙合，天寒橘柚垂。築場看歛積，一學楚人為。
 賦也。峽裏巫峽也。歸田仕宦而歸耕也。戴安道王
 猷，雪夜訪戴事也。習家池山簡常醉於習家池上，
 楚人為夔州為楚地也。○公復至東屯而有所感，
 言已為峽內歸田之客，江邊尚借馬騎，所以復來
 東屯者，非尋戴安道也，非醉習家池也。當此山險
 之地，天寒之時，築場登稼一效，鄉人所為，以謀生
 云爾。

短景難高卧，衰年強此身。山家蒸栗暖，野飯射麋新。

上詩集註 十七卷 廿五 陳應春

世路知交薄門庭畏客頻牧童斯在眼田父實為鄰
賦也短景自言衰老而光景短也畏客頻陸伋家
貧畏客過門實為隣黃起云編帙作友田父為隣
全勝薄宦汨沒於市廛塵土間○詩又言衰年短
景實難高卧故強此身以出而山家以粟麩為具
共相款洽於世道固知交態之薄於貧鄉則恐過
客之多故與牧童田父相接為隣治田以供餘年
而已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復作歸田去猶殘獲稻功築塲憐穴蟻拾穗許村童

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加飡可扶老食廩慰飄蓬
賦也殘餘也築塲詩豳風九月築塲圃十月納禾
稼拾穗詩小雅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加飡古詩努力加飡飯○大曆二年秋公復居東
屯而言已復作歸田去者幸輸獲稻之功築塲而
憐蟻穴有愛物之心拾穗而許村童有仁民之意
於是杵舂米白除芒穀紅從茲加飡以扶衰老更
喜食廩有餘足慰旅况焉爾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娄舊莊

土娄地名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有杜預等

墓在馬公以乾元戊戌冬往洛陽明年春
晚歸華州至大曆二年丁未為十年在夔
州

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岑為歷雲山問無辭荆棘深
北風黃葉下南浦白頭吟十載江湖客茫茫遲暮心
賦也南浦按楚辭予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白頭吟公自謂也○公送孟倉曹寄書訪問舊莊
也言因亂而久不到洛陽山岑今乞為涉雲山訪
問舊址勿辭荆棘而深入可也因思墳墓當北風
葉落之時不勝悲感故送君南浦而賦白頭吟且

歎十年流落江湖遲暮之心茫然無倚未知得歸
舊莊以掃我先墓否耶

過南隣朱山人水亭

南隣豈前者錦里先生乎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歌滿樹小水細通池
歸客村莊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賦也人不知竹之密也幽花小水亭前景也歸客
公自謂也席更移見南隣之好客也多道氣有道
氣象也追隨曹子建詩飛蓋相追隨○此詩公自
閬州復歸草堂而言南隣竹密景幽且草堂與之

相近更酌殘樽款洽如此喜其風度間雅故欲從
此數相陪也

北鄰

此指草堂之鄰

明府豈辭滿箴身方告勞青錢買野竹白幘岸江臯
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步履到蓬蒿
賦而比也明府尊高之稱公詩多以縣令為明府
北鄰其王明府歟辭滿謂任滿辭去也方告勞詩
不敢告勞白幘燕居中也岸側也漢光武岸幘以
見馬援言放幘也江臯水邊淤地山簡每出嬉遊

多之池上置酒輒醉何水曹何遜八歲能賦名流
所稱後為梁國水部郎中彛履中薦也蓬蒿張仲
蔚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没人公自謂也○公作此
詩以遺王明府也言明府豈為任滿而辭蓋欲箴
身以隱故告勞而歸于是青錢買竹用蔽隱居岸
幘江臯放達娛老其愛酒則如山簡其能詩則如
水曹時來問我老疾故步履常光賁草堂也

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柏大當是柏中丞貞節之子姪

叔父朱門貴郎君玉樹高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

江漢終吾老雲林得爾曹哀絃繞白雪未與俗人操
賦也朱門鄭玄曰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三公與
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也郎君古稱貴
人之子曰郎君風騷謂國風離騷也雲林貴顯地
也哀絃琴也記曰絲聲哀白雪琴曲名○此題柏
氏山居屋壁也言柏大叔父本朱門貴客而郎君
又如堦庭玉樹森然果能以富貴驕人而能以
文雅相尚故自言飄泊而老於江漢之間更喜爾
曹得為雲林之士歎琴雅調難與俗操惟爾可為
知音者也

野屋流寒水山籬帶白雲靜應連虎穴喧已去人羣
筆架霑窓雨書籤映隙曛蕭蕭千里馬箇箇五花文
賦而比也去人羣謂深居山谷外喧不聞也千里
馬詩蕭蕭馬鳴漢文帝時有人獻千里馬者五花
文良馬毛五色者○詩又言山居內外景物清雅
而書齋寂然末又以良馬比柏氏兄弟之異常也

題郵原部三十二明府茆屋壁

江頭且繫船為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春青彭澤田
頻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路逢人問幾賢
賦也灌壇太公為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而哭

問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我行必有
疾風大雨今為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武王覺召太
公問之果有疾風大雨從太公邑外過彭澤晉陶
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稻秫問高天楚辭
有天問篇巴東蜀地也幾賢言部從政之才也○
此公道經郵原訪部而題其屋壁也言灌壇彭澤
二令之賢以見部之為令亦賢但歎其數為小邑
故擬欲問天有此才德胡為沉困下僚然已與部
素為相知自今別去逢人即問其政事之賢以慰
而已

李監宅二首

按靈恠錄李令問開元中為秘書監好美
服珍饌以奢聞有炙驢罌鵝之屬恠毒取
味今詩有異味重之句豈令問乎

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
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
賦也王孫王者之後亦相尊敬之稱如漂母曰吾
哀王孫而進食豪家豪貴之家孔雀唐高皇后竇
氏父毅仕周尚武帝姊襄陽公主生后毅曰此女
有竒相何可妄與人畫二孔雀屏間請昏者射二

矢陰約中目者則許之閱數十人皆不合高祖最
後射中各一目遂歸於帝褥椅上坐褥也隱如隱
几之隱芙蓉有二種水即荷花木即拒霜花也繡
於褥上豪貴之飾雙魚泛言曰雙者如一雙白魚
不受釣尺素附雙魚之類古人用字每如此異味
二字出左傳門闌戶內也乘龍楚國先賢傳孫雋
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玄之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
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此必李監時有昏事故
作是時以美之言王孫固有豪家氣象今適當大
昏之期見其屏開孔雀褥隱芙蓉食具雙魚散兼
異味非素富貴者安能及此末復以多喜色近乘
龍結之其誇美稱頌之意為何如哉

華館春風起高城烟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簾迴
一見能傾座虛懷只愛才鹽官雖絆驥名是漢庭來
賦而此也華館李宅之客館傾座漢司馬相如一
座盡傾皆慕其風采也虛懷愛才言李能虛已下
賢也絆驥戰國策驥服鹽車而上太行山伯樂遭
之驥俯而噴仰而長鳴遂解其縛公以自况也漢
庭來公言曾仕唐朝而來也○此寓於李宅而言
華館當春之時但見春風四起烟霧條開雜花映

戶嬌燕入簷皆述其春日館中之景且美李監之
能動人又能愛士因自嘆困輓鹽車而傷其曾為
仕宦而來蓋欲李監之吹噓也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畝間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
御袂侵寒氣嘗新破旅顏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
賦也御袂用夾衣也紅鮮紅米玉粒白米○大曆
二年秋末公自東屯復還瀼西言九月而收百畝
之稻茅屋低小不礙雲山衣袂以禦初寒嘗新以
遣客况紅白之飯厭飫而止亦可以自適矣

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復新誰云滑易飽老藉軟俱勻
種幸房州熟苗同伊闕春無勞映渠盃自有色如銀
賦也房州今襄陽府房縣有杜甫故里言稻種自
房州而來也伊闕即闕塞山在河南府公亦有舊
莊在焉渠盃車渠之椀車渠石次玉者○詩意以
為炊飯煮葵足以供老然此種來自房州苗同故
土無須盛以寶器而自潔白如銀真可以自娛也

刈稻了詠懷

稻蕪空雲水川亭對石門寒風踈草木旭日散鷄豚
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作客信輒坤

賦也石門在夔州初聞戰時吐蕃入寇也信乾坤
天地之理即造化萬物者○大曆二年初冬公在
夔稻既完有感而作言稻獲則雲水皆空川靜則
兩山相對寒風而草木蕭疎日出而鷄豚初放獲
後之景如此當是時也聞戰而野有哭聲出村而
人有樵唱自作客寓於夔無家可問消息無可柰
何付行藏于造化而已

皇族類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

衡州府隸湖廣廣州府隸廣東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
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
賦也斧鉞禮記諸侯賜斧鉞然後誅殺北風李公
自北而南爽氣言李清肅之威也南斗廣州上值
南斗文星言李之才燦然也日月猶言歲月也王
孫李勉乃宗室鄭惠王之曾孫丈人長老之稱○
李勉為江西觀察使入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大
曆四年秋冬之交赴廣州故公在衡州送之也言
李公持斧鉞如自九天而來駕樓船過洞庭以往
但見北風凜凜以隨霜威南斗輝輝以隱文彩且

木言集言 十七卷 三十一
嘆人生奔馳歲月如籠中之鳥局促不得自由寄
跡乾坤如水上之萍泛蕩而無定在可惜李公本
金閨之彥長老之人正宜留相王國豈可以垂老
之年而反飄零於遐方也耶蓋李之此行必有不
得於其心者故公賦此詩以傷之

送李卿暉

按宗室世系大鄭王房淮安忠公瑋之子
終刑部侍郎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霑衣問行在走馬向承明
暮景巴蜀僻春風江漢清晉山雖自棄魏闕尚含情

賦也王子指李暉也已亂兵吐蕃陷京師也霑衣
王子淚也行在天子蒙塵所至即曰行在也承明
殿名暮景公自言衰老也晉山有道士尹君者隱
晉山不食粟常餌柏葉又云王子晉學仙隱于維
山是曰晉山魏闕雉門之外兩傍磚牆巍然高大
故曰魏闕莊子曰身在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
○公與李卿俱在閩見李歸朝而言王子思歸而
長安已陷淚奔行在走馬趨朝忠何至哉因傷已
當暮景僻處蜀中雖云自棄然江湖而有廟廊之
憂故於魏闕不能不含情焉

宗族類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絲
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病那能久應無見汝期
賦也各何之言避亂奔走不知其所往也滿面絲
思悼之極髮變成絲也見汝期鄧廩送子南選執
手語曰吾殘喘如桑榆末景應無再見汝等時宜
自勉力○公懷弟妹而言干戈未息弟妹分離且
已衰老多病非久于人世者柰何天地濶遠恐無
相見之期故淚血鬢絲而重自傷悲也

憶弟二首

公自註時歸南陸渾庄

喪亂聞吾弟饑寒傍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見何由
憶昨狂催走無時病去憂即今千種恨誰共水東流
賦也濟州即今濟寧州隸山東兗州府書不到以
道路多梗人行少也狂催走謂避難出奔也病去
憂言無一時不憂欲其病去體也水東流濟州在
東洛陽在西公身在洛而心在濟故恨與水共東
流也○此公憶弟而言當此喪亂之時雖聞吾弟
在濟州恨往來人少而音書不通亂兵尚在而相

見無由獨向時遭亂奔走相思弟病之深寧能無
憂令也別離多恨之心惟共水東流而已無可柰
何之辭也

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
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斷絕人烟久東西消息稀
賦也河南河南府也時部子儀克復東都安慶緒
棄城走鄴城今之河南彰德府不問言但聞收復
河南即喜故鄴城未下不暇問也望汝歸公自天
寶十四載別弟至乾元元年是為三春故曰三年
望汝歸也東西河南在東而公在西也○此言東

京收復而河南已定喜吾弟之無虞鄴城未下無
須問也且百戰之餘未審今復誰在但我望弟之
歸已三年矣因傷故園無主花鳥徒爾自發自飛
然今河南雖定徃來人煙尚久斷絕故東西消息
傳寄猶稀何時得遂還歸之樂以叙兄弟之情耶
得舍弟消息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直為心厄苦久念與存亡
汝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舊犬知愁恨垂頭傍我床
賦也勝故鄉公與弟皆避難在外隨寓而安非實
勝也與存亡與弟同死生也辭房因亂而去也舊

犬言其解人意也。○公喜其弟尚存而言亂後難歸雖在他鄉若勝故鄉矣。我之所以心厄苦者正以久念吾弟欲與俱為存亡耳。可惜汝書尚粘在壁。汝妾奔走離家因叙舊犬傍人而惜吾弟之不在也。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有平陰信遙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
烽舉新酣戰啼誰舊血痕不知臨老日招得幾時魂
賦也平陰縣屬河南府側身言遭亂不敢正行也
寄食猶韓信寄食於漂母一家村猶云天一涯也

烽舉烽燧之火有兵則舉也舊血痕言念之久也
○此公憶弟而言昔吾以汝為死矣今得平陰之信乃知汝尚得存因又憐其在彼遭逢亂離側身千里之外寄食天涯一村况當烽火未寧故我啼痕已久且又自思從茲以往汝之存亡未卜而我之死生難期能招汝之魂與否皆未可知其情哀矣

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深負鵲鴿詩
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
賦也懦弱也烏鵲喜烏鵲皆能預報人之吉凶西

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鵲鴿詩詩小雅常棣之
篇眷令在原兄弟急難何顏面何敬叔曰生理荒
涼家風陵替重見故人夫何顏面且歲時言憂方
開端且随分自度歲月也三十口以全家言也命
如絲危之甚也○此公又言惟汝懦弱故不能歸
惟吾衰老故不能往惟汝歸無計也故烏鵲雖傳
喜信不得遽相親就惟吾往無期也故鵲鴿雖有
急難不得往彼相依而又自思生理窮盡慚無相
恤且又自寬已雖值憂端苟度歲月而已獨憐兩
京骨肉三十餘口其危若絲柰何可勿念耶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行人秋邊一鴈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
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况乃未休兵
賦也戍鼓戍樓鼓也一鴈聲一鴈孤鴻兄弟分散
者似之皆分散公之兩弟一在齊一在許齊屬山
東許屬河南○此公秋夜懷弟而言戍鼓初警之
時行人禁止所聞見者鴈聲月露無不興懷於是
念諸弟之分散而存亡不可知况干戈未定而寄
書不達其何以為情哉

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

齊州今山東濟南府

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此行何日到送汝萬行啼
絕域惟高枕清風獨杖藜時危暫相見衰白意都迷
賦也岷嶺在成都府徐關在濟南府絕域指蜀地
○公送穎赴齊州言岷嶺戒行東往齊地不知何
時到彼故萬行新淚洒於臨岐然我在絕域高枕
而卧杖藜而行當此危亂之時率爾相見又成別
離是故意思都迷不知所云然爾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
江通一柱觀日落望鄉臺客意長東北齊州安在哉
賦也穎自川江赴齊則一柱觀所經之地也望鄉
臺在成都府乃隋蜀王秀所創也長東北齊州在
成都之東北○公又言兵亂未已汝今去齊何時
得來矧兄弟別離既苦而我老病又催然江通一
柱觀而赴齊州我身雖在成都而心常懸汝東北
若齊州者果何在哉設為問詞蓋自傷後會之難
期也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去傍干戈覓來看道路通
短衣防戰地匹馬逐秋風莫作俱流落長瞻碣石鴻
賦也諸姑按公之祖母盧氏所出有適會稽賀撫

者會稽瀕於海舉一以例其餘有謂姊妹者非兩
弟曰觀曰豐也短衣趙武靈王好胡服士皆短衣
碣石山名在今永平府昌黎縣枕海有石如甬道
數十里鴻用蘇武鴻鴈傳書故事○公又言諸姑
兩弟之在越在齊汝今不畏險難傍干戈而去覓
所居看道路之通而再來見我短衣匹馬防戰地
而逐秋風又戒其母流落而輕棄我則長瞻海邊
之鴻以俟信耳其惓惓屬望兄弟之情何深切哉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以達江陵今茲暮春月
末合行李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

即事情見乎辭

爾到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聚集病應瘳
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託白骨更何憂
賦也峽州即所屬夷陵州生有別楚辭悲莫悲兮
生別離颯颯漸貌○公喜弟觀來而言汝在江陵
何時得到峽州且悲生離以喜病愈止淚登樓而
欲倚藉終身也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為人
意答兒童問來經戰伐新泊船悲喜後款款話歸秦

賦也終南山在長安縣萬里春言已去故鄉萬里也汝為人亂離遠隔莫知死生今書到始知其為人也兒童問自戰伐中來兒童見之必有所問故答以已意也歸秦長安本秦地公故鄉也○公喜弟到而言夔州山暗遠隔長安病中今得見弟因思前日書到始知其為人矣又念其身經戰伐中過必答兒童問意今汝泊船於此悲喜交并故從容話及歸故鄉也

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鵲鴿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事愁絕始星星賦也嗔烏鵲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言其鳴不定故嗔怒也嫌津柳恠其遮望眼也星星蕭索潦倒貌○詩又言得弟觀書而喜其至因昔烏鵲鳴聲不定而嗔怒喜鵲鴿常在枝間似有急難之義故登江閣而嫌柳遮望風帆而期舟至及相見而論往事豈不愁絕而意復星星耶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藍田縣屬陝西西安府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迴即今螢已亂好與鴈來同東望西江永南游北戶開卜居期靜處會有故人杯

賦也。鴈同來，鴈至秋而南飛。西江永詩：召南篇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又蜀江謂之西江，夔在江之盡處。故曰東望期靜處，郭林宗曰：吾當卜居靜處。期友人野酌放浪。○公於夏間送弟歸迎新婦而言：汝迎妻子，秋高必迴。即今螢亂之時而往，汝必鴈南之時而來。故我東望西江，茫然覺遠。汝若南游，則我開北戶以俟。又當卜居靜處，會有故人移盃以相宴也。

楚塞難為路，藍田莫滯留。衣裳判白露，鞍馬信清秋。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舟。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
賦也。楚塞，夔州即楚地也。藍田，屬陝西西安府重江川，江非一如北江中江大江之水，皆自峽下。荆州仲宣樓，王粲登樓而作賦，其後指荆州樓為仲宣樓。○詩又言巫峽至藍田固難為別，願其勿久滯留，衣裳在途，判白露鞍馬，戒行實在清秋。放舟由重江而來，則八月可到。到時同醉于仲宣樓，豈不樂哉。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時杜位為江陵行軍司馬，唐志元帥府節度使，大都督府皆有行軍司馬，掌弼戎政。

曙角凌雲罷春城帶雨長水花分塹弱巢燕得泥忙
令弟雄軍左凡材汚省郎萍飄忍流涕衰颯近中堂
賦也曙角將旦城樓角聲也塹坑也令弟善弟
也汚省郎汚穢之省郎公自謙也衰颯衰老也中
堂行軍廳事也○大曆三年公抵荆南入行軍宅
而言將旦角聲凌雲而歇春城帶雨而長水花巢
燕堂前景物如此因喜吾弟得佐戎兵自慚凡材
僅汚郎署萍梗相逢不覺流涕而且傷衰老也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牽數盃巫峽酒百丈內江船
未息豺狼鬪空催犬馬年歸朝多便道搏擊望秋天
賦也文章進言文章顯達也內江水自渝上合者
謂之內江自渝由戎瀘上蜀者謂之外江犬馬年
陶侃自稱曰犬馬齒便道間道也搏擊鷹逢秋則
搏擊鳥獸也○公送十五弟使蜀還朝言十五弟
為侍御而使蜀是喜其文章之達也及其北還轉
添別興之牽數盃酒送內江之船自嘆身居于蜀
戰爭未息年齒日催徒老於此而已但聞吾弟間
道還朝搏擊姦回如鷹之搏擊鳥獸可也

憶幼子

賊

幼子名宗武小字驥子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改聰慧與誰論
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憶渠愁又睡炙背俯晴軒
賦也澗水柴門指言鄜州寄家之地渠指驥子也
○公陷賊中憶幼子在鄜州言鶯聲正繁之時而
幼子遠隔徒驚時節之換不得與子相親故遠想
其所居之地春愁思睡炙背晴軒戚然可憫矣

宴忠州使君姪宅

忠州今屬重慶府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瀕遊阮舍不足怕湖灘

樂助長歌送杯饒旅思寬昔曾如意舞牽率強為看
賦也出守守土刺史也阮舍晉阮籍與姪咸為竹
林之交湖灘忠州之下惡灘也饒多也如意以鐵
為之王戎嘗以如意起舞牽率謂牽引也○公飲
于姪宅喜骨肉逢于異鄉也言吾家之姪出守忠
州在異方而有此會歡如何哉自瀕同阮舍之游
何畏乎湖灘之惡且作樂與歌聲相送放浪使客
况相寬又思昔為如意之舞故牽引而強諦觀之
也

示姪佐

佐草堂在東柯谷按世系表佐是襄陽房
殿中侍御史暉之子也谷在陝西鞏昌府

秦州

多病秋風落君來慰眼前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眠
滿谷山雲起侵籬澗水懸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
賦也秋風落七月秋風起八月風高九月風落君
來指佐言茅屋竹林皆佐所居山雲澗水所居之
景嗣宗阮籍字仲容阮咸字咸任達不拘與叔父
籍為竹林之遊公以自况也○公自言多病今至
秋深賴爾慰我故思欲與尚居且寫其東柯谷中

之美而嘆在子姪中惟佐之賢也

吾宗

公自註衛倉曹崇簡鶴曰按世系表崇簡
出襄陽房為益州司馬叅軍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
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賦也常早起劉岷常早起治蔬園自力桔槔○此
美從姪崇簡而言吾家老年之孫子質樸多有古
人之風安時處順治生憂國皆所謂古人風也未
又美其能通經術而知君臣大義則又不但質樸

外族類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閬州今四川保寧府青城廢縣在成都府

灌縣南四十里

聞道王喬舄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鷄使把詔紫微天
秦嶺愁回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汙雜吾舅意凄然
賦也王喬舄王喬為葉令事碧雞使漢方士言益
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祭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
祀焉紫微星名天帝所坐此指朝廷也秦嶺在陝

西西安府藍田縣涪江在四川潼川州○公因其
舅自外朝京因授青城縣尹故贈之也言舅為朝
天使者朝廷把詔授尹青城由是循秦嶺而過涪
江見青城猥小知舅必凄然不樂也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無數涪江筏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遺
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所過憑訊問到日自題詩
賦也涪江有二一在潼川州一在涪州此必指涪
州而言筏編竹木為之大曰筏小曰桴橈棹之短
者宗族崔翁公之外祖也白狗黃牛二峽名白狗

峽在歸州兩崖如削白石隱起其狀如狗黃牛峽
在夷陵州有石色如人牽牛之狀人黑牛黃二州
皆屬荊州府朝雲暮雨即高唐賦神女朝為行雲
暮為行雨者訊即問也○時公亦將出峽奉送崔
公言崔翁下峽隔別雖諒不遠然親戚自爾不忍
相離故述出峽所經之地而託翁一一問訊待已
到日當一一題詩也

巫峽弊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澧州隸湖廣岳州府朗州今隸常德府

江城秋日落山鬼閉門中行李淹吾舅誅茅問老翁

赤眉猶世亂青眼只途窮傳語桃源客今出處同
賦也山鬼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蒼夜過華陰平舒
道有人持璧遮使者為吾遺鑄池君因言曰今年
祖龍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曰山鬼不遇
知一年事耳行李人也使人通聘問者誅茅斬草
以覆屋也赤眉漢光武時有赤眉賊今崔旰之亂
亦有乘時為盜者青眼阮籍善為青白眼途窮阮
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返桃
源客指侍御言桃源仙境中有避秦之人以桃源
在朗州故有此句○公贈侍御往澧朗也言當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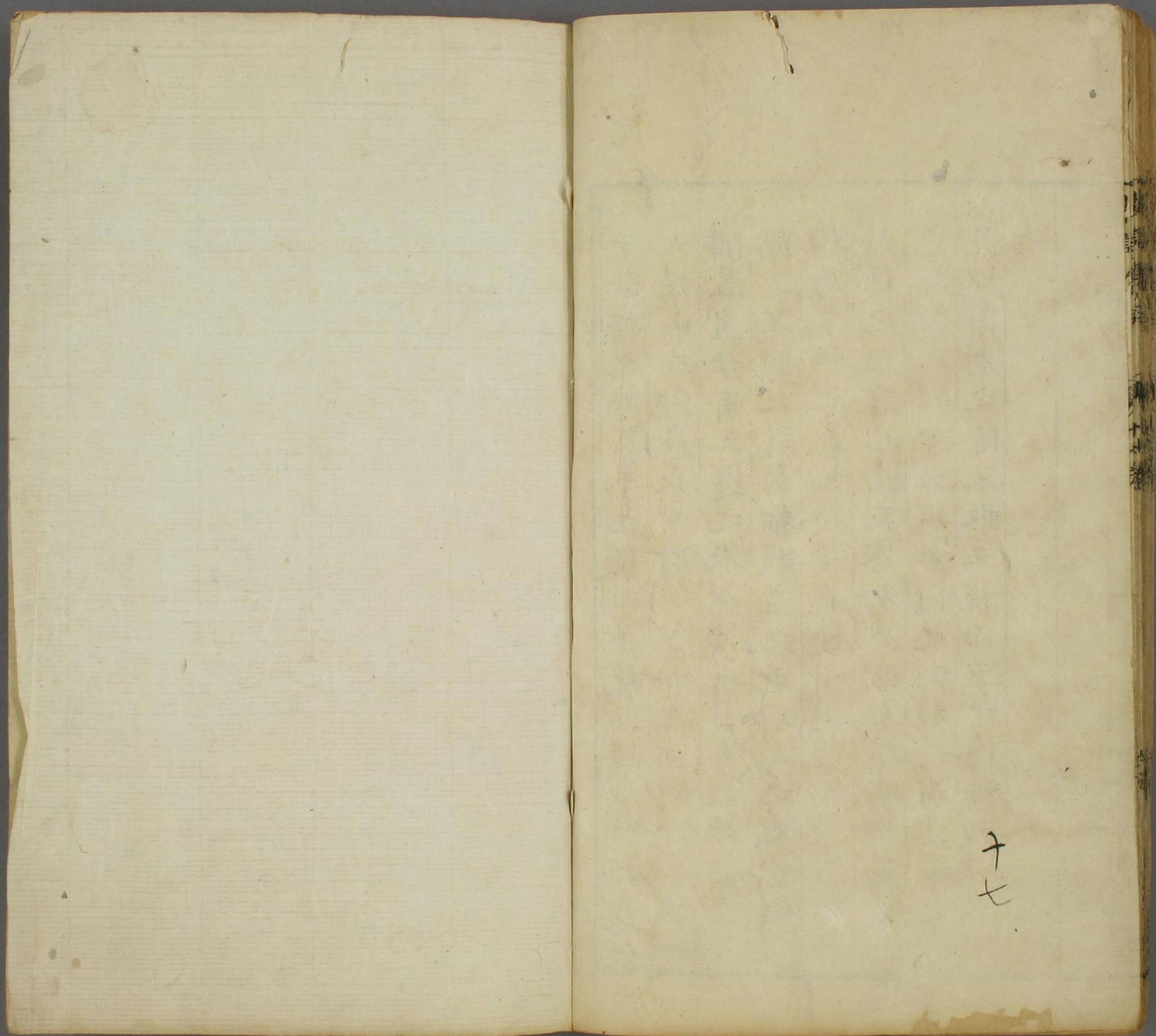
城日落正山鬼作祟之時乃淹留吾舅之行李來
問我于草廬之中遂相別去因思今猶世亂事值
途窮吾舅此行豈無為哉或亦避秦之意焉耳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

邵陽縣隸寶慶府桂陽州隸衡州府並隸
湖廣蓋述舅氏所往之地

絕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感深辭舅氏別後見何人
縹緲蒼梧野推遷孟母隣昏昏阻雲水側望苦傷神
賦也絕域公屢以夔為殊方為絕域三冬冬有三
月也舅氏母舅也縹緲遠意蒼梧帝虞舜巡狩崩

于蒼梧之野葬于九疑山蒼梧縣隸廣西梧州府
九疑山在湖廣永州府山與邵桂相隣者也孟母
隣蓋孟母有三遷之教以指十七舅之母也昏昏
隔遠不明之貌蜀都賦望之天迴即之雲昏側望
拘局不能正視也○公在夔州因舅氏東下邵桂
故送之曰言已老病客於殊方親愛者惟舅氏而
已非他人比今又携母同之邵桂遂有雲水之阻
是以辭別之際不敢正視而至于傷神也



7
7

